

24667



新兒女英雄傳

袁靜·孔厥合著

彥涵插圖

店 者 經 銷

1 9 5 1

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版 北京印 00001—10000 冊  
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九版 上海印 43001—48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人 俞鴻模

海 燕 書 店

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

(94) {D1b} 0500 元

中國科學印刷公司承印

## 序

郭沫若

承作者把「新兒女英雄傳」的剪報送給我，我讀了一遍。讀的時候雖然是斷續的，費了幾天工夫，但始終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氣讀完了一樣。

這的確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舊的「兒女英雄傳」，甚至和「水滸傳」「三國志」之類爭取大眾的讀者了。

這裏面進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兒女，但也都是集體的英雄。是他們的平凡品質使我們感覺親熱，是他們的英雄氣概使我們感覺崇敬。這無形之間教育了讀者，使讀者認識到共產黨員的最真率的面目。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自己。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不怕你平凡、落後、甚至是文盲無知，只要你有自覺，求進步，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忠實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誰也可以成爲新社會的柱石。

從抗日戰爭以來，這些可敬可愛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實，在解放區裏面是到處都有的。假使我們更廣泛地把它們記錄描寫出來，再加以綜合組織，單從量上來說，不就會比「水滸傳」那樣的作品還要偉大得不知多少倍嗎？人們久在埋怨「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但這樣的作品確是在產生着了。

應該多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指示，給予了文藝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創作的前途。在這一照明之下，解放區的作家們已經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書的作者也是忠實於毛主席的指示而獲得了成功的。人物的刻劃，事件的敘述，都很踏實自然，而運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也非常純熟。我希望他

們再向前努力，獲得更大的成功。同時我也很願意負責推荐，希望多數的朋友能讀這一部書。假使可能的話，更希望畫家們多作插畫，像以前的繡像小說那樣以廣流傳。

讓我再說一句老實話吧：等這書出了版時，我願意再讀它一兩遍。

一九四九·九·八

## 序

謝覺哉

孔厥袁靜兩同志結婚時，正在寫「藍花花」劇本，我寫給他倆的賀詞，是：

會歌樹葉葉，又譜藍花花；

明年新紀錄，創作加娃娃。

到北平，看到他倆，娃娃尚未抱着，創作卻有了——「新兒女英雄傳」。

我讀着、讀着，不肯釋手，很快就讀完了。我的十歲小女孩定定跟着讀，像也有不肯釋手的樣子。聽說：袁靜會對白洋淀的老鄉們讀過，都愛聽。這當然不止是文字通俗，而是其中說的恰恰是老鄉們心裏所要說的東西。

中國人民爲着解放自己——十年蘇維埃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實在太多了；出生入死、百折不屈的人民英雄，實在太多了。而描寫人民英雄的戰鬥史蹟像「新兒女英雄傳」一類的文藝作品，又實在還嫌太少。

孔厥袁靜兩同志爲寫這，在冀中待了兩年：熟悉了戰鬥的故事，了解了人民的情意，學會了人民的語言。他倆寫作是嚴肅而努力的，因而他倆的作品，是成功的。

一九四九·五·一八

目次

郭沫若序	一
謝覺哉序	三
第一回 專變	一
第二回 共產黨	一六
第三回 農民游擊隊	三二
第四回 毒計	五〇
第五回 新女婿	六二
第六回 水上英雄	七三
第七回 一條金鍊子	八五
第八回 大掃蕩	一〇一
第九回 生死關頭	一二七

第十回	睡冰	一三四
第十一回	拿崗樓	一四二
第十二回	最後一滴血	一五〇
第十三回	探虎穴	一六四
第十四回	結婚的謎	一七四
第十五回	指引	一八〇
第十六回	愛和仇	一〇〇
第十七回	魚兒漏網了	二二三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二三八
第十九回	大反攻	二四〇
第二十回	勝利	二五五

# 第一回 事變

炮聲一響，

眼淚滿眶。

——民諺

牛大水二十一了，還沒娶媳婦。

他娘已經去世，家裏只有老爹和一個小兄弟，沒個娘們家，過日子真難啊！

老爹常想給大水娶個媳婦，可是大水說：「咱們使什麼娶呀？」老爹說：「沒辦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錢兒吧。」一聽說借錢，大水就急了。自從娘死那一年，指着五畝葦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塊現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裏打撲騰，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說：「唉，還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這可憐巴巴的五畝地，也得戴上籠頭啦！」老爹說：「小子，不給你娶媳婦，我死也不合眼！咱們咬牙，娶過媳婦來，再跳打着還賬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這好小伙子，長得挺壯實，寬肩膀，粗胳膊，最能幹活；總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個不短人、不欠人的，鬆鬆心兒再娶媳婦。

這一年，正趕上七七事變。蘆溝橋的炮聲咚咚響，在堤上聽得很真的。人們都驚慌起來了。這村名叫申家莊，在白洋淀旁邊。離這兒十里地，有個大村叫何莊；何莊有個三分局，局子裏接了隊伍的命



令，向各村要快子，開到西邊去，挖戰壕、作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裏的警察挺橫，動不動就打人，大水的光腦瓜兒上也挨了幾棍子；這麼黑間白日的修了一個多月。誰知剛修好，隊伍就嘩的退下來；一路搶人劫道，鬧得很兇。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動的散了攤兒。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飛機天天來頭上轉，城裏掉了幾個蛋；大官們攜金帶銀，小官們拔鍋捲席的，都跑光了。

村裏人們更驚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來，就到村公所探聽消息。公所的大院子裏，有好些老鄉站着，眼巴巴的聽北屋裏村長申耀宗和士紳們商量大事。那些有錢人吓得文字眼兒也沒有了，有的說：「跑吧！別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說：「丟下家業怎麼辦？不如看看風勢再說。」真是人心惶惶，誰心裏也糾着一疙瘩啊。

第二天，逃難的下來了，流着淚，紛紛亂亂的走過。大水爺兒三個還在種麥子呢。這麥地是租來的。他們沒有牲口，只好弟兄倆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後面掌耒。兄弟年紀小，那麼重的耒，全靠大水拉；大水這壯小伙子，可真像條牛似的，拉得怪起勁兒。逃難的人們瞧着，嘆氣說：「唉，這是什麼時候呀，你們還種麥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裏也慌了。他站住腳，直起腰來，對老爹說：「真是，種也是白種。要不跑，怎麼也是個死！」老爹瞪着他說：「跑哪兒去？快拉你的吧！死了倒好，死不了總得過呀。」

以後逃難的越來越多，大水的表哥家裏，也逃來了親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們的家在保定附近，逃到這兒已經上燈了。那老婆兒坐在炕上，拍着腿說：「可活不了啦！這日子怎麼過呀？敗兵，土匪，折騰來，折騰去……咱娘兒倆可怎麼躲過這個災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尋個主，我也少操心。眼下孤兒寡婦的，真叫人遭難啊！」說說她就哭了。

過了幾天，表嫂到大水家來，想把她妹子楊小梅說給牛大水。大水他爹一聽，就笑得滿臉皺紋，嘴都合不攏了，說：「這可太好麼！我們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願意不願意啦。」牛大水嘴裏含含糊糊的說：「這年頭，還娶媳婦！」心裏可是滾上滾下的了。以前楊小梅常來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見面，也說過話。那楊小梅，模樣兒長得俊，什麼活兒都能幹，心眼兒又挺好；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計去央表嫂做，表嫂忙不過來，小梅就不言不語的接得去做了。這會兒大水心裏想：「小梅真不錯！要是娶她作媳婦，我這一輩子可就心滿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裏願意，跟他爹說了幾句話，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頭上作活兒。她今年十七歲了；雖然個子不大，可是長得很結實，平常挑起整桶的水來，走得個快。他娘是個老派人，還叫她留着一條粗辮子，額上梳着「劉海」。這當兒，她一對大眼睛抬起來，看見姐姐對她笑着，低聲兒和娘說話，知道是在談她的親事呢，就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兒，低下頭，假裝作針線活，眼不看，嘴不說，耳朵可直楞楞的聽着哩。她心裏盤算：「大水可真不錯呀！好小伙子，老實巴結的，挺和善。能找這麼個知疼着熱的莊稼人，我這一輩子也就稱心如意啦。」誰想他娘千不嫌，萬不嫌，就嫌大水家裏窮，一時拿不定主意，說：「這門親事，慢慢兒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了。本來他是個鐵匠，暗裏在了共產黨，就開個飯舖兒，搞交通，還掩護革命同志來往活動；後來局子裏「剿共」，到處抓人，他在家裏站不住腳，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價織席編籃，養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難，住了幾天，就帶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遠，在白洋淀裏大楊莊。這親事可就不冷不熱的攔下了。

秋後，土匪鬧大了。這一帶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號。申家莊有個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槍，五個人。他把村長申耀宗叫去，說：「怎麼着？旁的村都安上國號啦，咱村不成立一撥人，人家來吃咱們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厲害，自己手下的保衛團又都跑光了，心裏有些怕情，就依從了。

當天下午，他們在家廟院子裏召集人們講話。大水爺兒倆也去了。瞧見李六子提個「樓子」（手槍名），登上台階說：「我有個事兒跟大家唸叨唸叨，眼下哪兒都成立「鍋伙」，各村保護各村。咱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這個村。這年頭，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誰願意來就來，這就叫「共點！」說着他走下來，掏出一盒大英牌煙捲，嚷着：「咱們共了吧！」就把煙捲兒分了分；當下在家廟院子裏安上一口大鍋，屋子裏盤上一條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氣，把脖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邊走一邊說：「這些人儘是瞎折騰，咱們快家去幹活！」一到家，可就有個叫小小子的來找大水，商量入夥。牛大水老老實實說：「不行，咱們輩輩沒出過這號人，叫人說邪氣！」小小子一個人去了。

這時候，西面鐵路線上，日本鬼子往南開，這兒還能透一口氣。大水家就去割葦子了。爺兒三個上了小四輪，十二歲的牛小水很靈巧的打起棹（就是槳），船兒出去半里遠；來到白洋淀的葦塘裏啦，兩張磨亮的鏟子就浸到碧清的水裏割起來。也不看天上雁兒飛，也不聽水鴨水雞兒叫，大水心裏結記着楊小梅，她也在淀裏呀，親事怎樣了？誰知道小梅拗不過娘，娘把她許給別人了！已經定了親。男人名叫

張金龍，住在何莊，離大水家不遠。大水可不知道啊！日頭將沒不沒的時候，水面一片紅光，耀眼睛；他們的船兒載着葦子，又重、又慢，弟兄倆吃力的打着棹，回到堤邊來。把葦子全擗上岸，天早黑了，月兒已經一樹高。

就在這幾天，何莊也成立了「何莊班」，架勢可大多啦。領頭的何世雄，是個國民黨員，在中央軍隊裏當過參謀長，家有好地五十頃，槍多人也多。跟小梅定親的那個張金龍，原是何世雄家「護院的」，也參加了「何莊班」，還當了個小頭兒。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參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們，怕吃不住勁，都投奔過去了。「何莊班」這就更霸道，更吃開了。天天向各村要東西；要麵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麼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說：「八百斤，八百斤，剝了皮，抽了筋！」他們可還要錢，按花戶，百二八十的攤。大水家剛把葦子給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張金龍騎着大騾子，挎着盒子槍，跑到申家莊來招人；他瞧見牛大水攆個糞筐拾糞呢，就勒住了韁繩，歪着頭，露出一顆金牙，笑着說：「嘻，傻小子！弄那幹嗎？跟我去吃白麵饅子燉猪肉吧。」大水可認得他，急得光腦瓜兒直冒汗，說：「咱，咱不行，咱沒那號本事！」張金龍睜大了眼：「什麼？「沒本事！」猪肉白麵你不會吃？」大水給他問住了，低下頭，隨手鏟起一塊糞，扔到糞筐裏，一面走開去。張金龍滿臉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說：「嚇，娘老子沒把你操好！你眼睛在褲檔裏裝着呢！」就踢踢騾子，虛打一鞭，跑去了。氣得大水瞪了眼，直看他走遠。

## 三

十月，呂正操將軍的隊伍上來了，在南邊，離這兒一站路。大水家隣舍有個李二叔，趕高陽集賣布

回來，說：「紅軍來啦！」這老頭兒得意的講，「紅軍」跟這些吃喝隊可不一樣，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愛百姓，把那一帶土匪收的收，勦的勦了。他翹着大拇指，說：「這才是正式軍頭呢！要想打日本，參加這個去。入了吃喝隊，就可成了邪派啦。」同樣的消息到處傳，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陽投軍去了。「何莊班」怕「紅軍」勦他們，就搖身一變，變成自衛團。有個中央軍的連長，外號郭三麻子，也是個國民黨員，從鐵路上逃下來，在這兒混，何世雄封了他個副團長。他兩個互相利用，在這一帶當起土皇上來了。

這時候，牛大水可還在巴巴的等着結親呢。表嫂不好跟他們說實話，日子長了，大水也估摸着沒指望了。家裏又是出項多，進項少，怎麼也熬不出頭；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常揭不開鍋。大水覺得很不順心，氣悶悶的對爹說：「這年頭真够瞧！嘴又不能掛起來，還不抵我去當兵呢！」老爹說：「你也入了邪？快安份守己，巴結着好好幹；趕明兒娶了媳婦……」大水不煩耐的說，「別提了！一輩子不剃頭，也不過是個連毛僧。我還不如去當兵哩！」老爹氣得拿煙袋鍋子敲他的腦袋說：「你這個小兔崽子！不讓你當兵，你偏說，你偏說！」大水厥着嘴，悶着頭兒睡覺了。

想不到——表哥回來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說：「他一回來，扔下舖蓋捲兒就串門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說：「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劉雙喜那兒去了，一會兒就回家吃飯。」大水等了一陣，表哥才回來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鐵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時不見，大水看他還是那樣粗壯，那樣「棒」，臉兒黑不溜、笑迷迷，連鬚鬍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親熱的和大水說話。街坊隣舍，親戚朋

友，聽說他回來了，也都來看望。黑老蔡是個有名的正直人，誰都愛和他見個面，說個話兒；兩間小屋裏就擠得滿滿的啦。

這會兒「國共合作」，世事變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戰爭的消息報告給大家，還說許多救國的大道理，什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啦，什麼「全國人民總動員」啦，還說要「改善人民生活」呢……嚇！一套一套的，都是沒聽過的新鮮話兒呀，人們聽得怪起勁兒。

後來人散了，大水還坐在那兒沒走。表哥燦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說：「大水，我問你，你願意當亡國奴嗎？」大水說：「誰願意呀！當亡國奴不好受，你不是說了嗎！」表哥走到他身邊，低聲說：「好，不願意當亡國奴，就跟我幹！咱們成立自衛隊，日本鬼子來了，就跟他打！」大水剛才聽黑老蔡說了半天，可還有些不相信，說：「咱們赤手空拳，打得過人家？」表哥笑着說：「不怕鬼子千萬千，就怕百姓起來慢。只要老百姓起來了，沒個打不贏！武器也不用愁，咱們有的是；你明兒就幫我去弄回來，行不行？」大水一時有些慌亂，吞吞吐吐的說：「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裏有點活兒……」表哥笑了一笑，說：「不用怕！我跟你一塊兒去。咱哥倆走一遭，誰也不注意，保險沒事兒。」大水遲疑了一會，說：「要去得和我爹說說。」表哥搖搖頭，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別跟他說！說了去不成，還怕壞了事兒。」就湊到大水耳朵邊，低聲教給他一個辦法。大水聽了，想了想，笑起來說：「這倒行嘍，就這麼着吧。」黑老蔡又鼓勵了他幾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倆挑着兩擔魚籃子，一前一後的走。人們問：「哪兒去呀？」黑老蔡隨口答：「倒個小買賣——躉點魚去。」兩個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陣，表哥就領着他往西奔。傍黑，他倆過了濠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個老婆婆開了門。表哥說：「我們來拿東西了。」那白頭髮的老婆

婆掌着燈，引他倆進了一間草棚子；扒開柴禾垛，露出兩個麻袋，打開來，裏面全是手榴彈；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顆，裝了滿滿四筐子，用荷葉蓋嚴。他倆喝了些水，吃了些餚餚，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說了一陣話；兩個人就挑上擔子，連夜往回趕。

路上，大水悄悄問表哥：「這些炸彈，都是誰給的？」表哥笑着說：「誰也沒給。這是手榴彈，都是我們拾來的。中央軍撒丫子跑，這一帶丟下的武器可多呢！我們一夥人還拾了好些個大槍手槍，都交給呂司令了。咱們憑這些手榴彈，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兩個人回到村裏，已經雞叫三遍了。雙喜正在學堂等他們；學堂在事變以後早就沒人了。劉雙喜是個織布工人，捎帶種着「巴掌大一塊地」；這人瘦瘦的，很機靈，獨個兒在教員室裏已經挖好兩個坑。三個人悄悄把手榴彈藏好，才回去睡覺。

#### 四

只幾天工夫，黑老蔡就暗裏聯絡了十來個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學堂開會，把「抗日自衛隊」的牌子也亮出去了。還到處吹風，說：「呂司令給發了好幾打「插鎖盒子」（盒子槍名），誰要反對抗日，就把誰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幹活，晚上跟着表哥鬧騰，覺得很「得」。他爹說他：「你撒什麼瘋呀？」他說：「鬧抗日啊！」老爹說：「中央軍幾十萬還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沒剩，你有多大能耐，就能抗啊？」大水給問住了，就硬着頭皮頂他：「不抗怎麼着？叫我當亡國奴啊？」這下老爹又給問住了，瞪着眼兒說不出話。大水緊一步說：「你不叫我幹，我出外當兵去！」老爹怕他當兵，心就軟了，嘴上賭氣的說：



「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大水又興頭頭的跑出去了。

申耀宗見黑老蔡回來，領着一撥人，折騰得挺歡，怕他們鬧共產，心裏很嘖咕。剛好他手下保衛團的團丁回來了幾個，他腰巴子又硬了，就想壓一壓這些人。可又聽說他們有槍，就派鄉丁崔磳碌先去探探虛實。

晚上，崔磳碌悄悄溜到學堂偷聽，給自衛隊站崗的高屯兒發現了。高屯兒年紀雖輕，個子可長得很高。他藏在暗處，拉開大嗓門吼了一聲：「誰？不言聲可開槍啦！」崔磳碌以為他真有槍，吓得不敢說話，也不敢跑。高屯兒就把他帶到屋裏去見黑老蔡。崔磳碌心裏害怕，一進門就垂着手兒，作出一付可憐相，說：「蔡師傅，蔡先生！你們可別打槍。我這是給人家當差啊！當差不自在，自在不當差，我……我這也是沒辦法呀！」黑老蔡好言好語盤問他，他不說實話。黑老蔡生氣了，一吓唬他，他才磳碌着眼珠子，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話，一句句照實說了。黑老蔡覺



得好笑；指着那兩個裝手榴彈的坐櫃說：「盒子槍手榴彈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訴申耀宗，叫他老老實實的，咱們歡迎他抗日；要再這麼背地裏鼓搗，我們就跟他幹！」崔磳碌一疊連聲的答應着，退出去了。

黑老蔡他們連夜商量對付的辦法。第二天下午，自衛隊每人腰裏掖滿了手榴彈，有的用皮帶勒着，有的用襖膊纏着。各人還拿一把小笤帚，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襖蓋着，冒充盒子槍。有的把打鳥的火槍揹起來。他們排了隊，走在街上，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他們一路走着，還很威風的喊口號。牛大水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後面是假槍，一會兒用手摸摸，一會兒扭過頭看看，生怕那笤帚疙瘩掉出來。這麼着轉遊了幾條街。到了村公所，一擁進去，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

村長申耀宗穿着藍袍黑背心，鈕扣上掛個鏡鏈兒，向來是很神氣的。這會兒，瞧見黑老蔡他們許多人擁進來，可把臉兒都吓黃了；忙摘下緞子小帽，點頭哈腰的讓坐，又叫崔磳碌倒茶拿煙。

黑老蔡在太師椅上一坐，說：「不用客氣！現在國共合作了，大夥兒團結抗日，你們怎麼着？」申耀宗坐在一邊，摸着八字鬚回答：「沒說的，沒說的。如今——國難當頭，不抗日也不行啊！兄弟向來就是主張抗日的。」黑老蔡說：「這就好。既然都是抗日的，咱們就是一家人，你們的保衛團跟我們的自衛隊，可以合併在一塊兒；統一起來，幹什麼也方便。你看怎麼樣？」申耀宗心裏不同意，嘴上說：